



历史的见证

LISHIDEJIANZHENG

天津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见证

(第一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攝影：关 平

历史的见证

(第一集)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 1/16 字数 31,000

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6,000

統一書号 3672·307

定 价 0.15 元

編 者 的 話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許多老工人除了用切身經歷控訴旧社会的罪恶以外，并指出或拿出了許多实物作为证据，深刻地揭露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給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这些证据有的是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有的是个人保存下来有紀念意义的物品，有的是直接刻印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伤痕。每一件证据，都是由血与泪的史实凝結而成的。这些证据，是老一代劳动者回忆过去苦难生活的备忘录，是青年一代認識旧社会的教科书。

在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人压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成为过去。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階級和階級斗争。这种貫穿于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階級斗争，是复杂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种复杂的階級斗争的形势下，我們必須反复地用階級和階級斗争的思想，重新教育我們的工人、农民、干部和一切劳动者，既教育青年一代，也教育老一代。在进行这一教育当中，上述那些反映階級压迫、階級剝削的实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这些实物，注意进行发掘，并进行必要的整理，將它們保存下来

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些实物，可以帮助我們的老一代劳动者更好地回忆过去，永远不忘过去，永远不忘階級斗争；也可以帮助我們“喝甜水长大的”青年一代进一步深刻認識他們劳动人民的父兄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进一步激起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更加懂得珍視我們的革命果实。只要我們把这种革命傳統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很好地結合起来就会使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永远是彻底革命的、蓬勃向上的，而这种精神的力量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我們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大道上迅猛前进，并且为更好地担負起我們的国际主义义务而奋斗。

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們收集了一部分这样的证据，編輯了《历史的見证》这本小册子。我們的編輯写作要求是这样的：第一，每一件实物，都有真实的历史材料作为依据；第二，这个历史材料能够典型地說明剝削階級的罪恶和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第三，把每一件证据拍成图片，配以生动簡明的文字叙述，說明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这件工作，我們准备繼續做下去，因此我們热切地希望这本小册子的讀者同志，能够及时地把你們收存的实物，了解的历史事实或綫索提供給我們；并且对这种小册子的編輯和写作，提出宝贵的批評和建議。

1964年1月

統一書號：3072·307

定 价：0.15 元

目 录

“英国槐”和监工楼·····	种 禾(1)
罪恶的搜身制·····	邱 鸣(7)
伤疤的故事·····	夏寿邦(14)
厕所钟的秘密·····	以 澄(20)
透过工资表所看到的·····	蒋 行(24)
八间房，不可忘！·····	丛 林(31)
“学艺志愿书”·····	赵 侃(35)
三角铁和徒工·····	周 期(40)
从两只要饭篮子谈起·····	赵 侃(45)
泥壶的沧桑·····	文又生(51)
“卖身契”的控诉·····	石 英(56)

“英国槐”和监工楼

种 禾

在食品一厂，曾經有人議論过这样一个問題：院子里面的三棵“英国槐”是不是該砍掉？这件事一下子轰动全厂。老工人魏长庚听到这事以后，問道：

“誰要砍掉这几棵树？”

一个年輕的工人腼腆地說：“我是說厂院小，这三棵大槐树长在院里影响运输，砍掉豁亮些。”

“小伙子，这树可砍不得呀！”

“怎么？……这里还有說处？”

“对喽！”老工人于宝善接过了話头，“要是沒有点說处，当不当、正不正地留着它干嘛！”

那还是1924年春天的事。有一天海河上突然闖进来了一艘外国輪船。船头上挂着一面英国旗子，旗下边坐着几个藍眼珠、大肚皮的洋毛子。船开到田庄停了下来，洋毛子一个跟一个地爬上岸来，在临近河边的一片广场上，比比划划地議論起来。后来人們一打听，才知道他們要在这里盖一座食品加工厂。当他們爬上这里的时候，除了随身

携带的几件衣服以外，唯一的東西，就是这三棵“英国槐”。从那以后，这三棵槐树，便和那座《和記洋行》一起，成为英帝国主义者剝削和压榨中国人民的見证。

工厂动工后，英帝国主义者馬卡尼（工人们都叫他馬歇尔），首先叫工人把三棵“英国槐”栽上，然后在树下面修了一个綠毯似的草坪；在树西边盖起了一座洋厨房；在树南边修起了一个噴水池。从那个时候起，每到炎热的夏天，他們就在树蔭下摆上藤桌藤椅，一面吃着美酒佳肴、香烟糕点，一面折磨工人，寻欢作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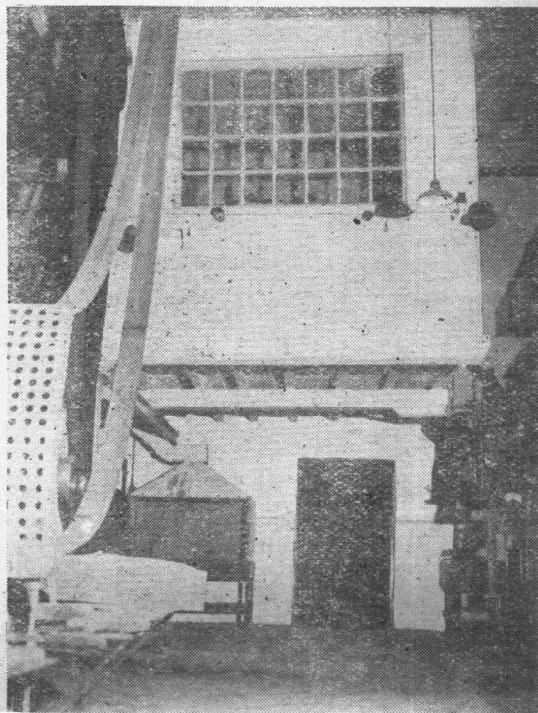
提起他們折磨工人的事，就不能不提到他們所豢养的那帮爪牙。那时工人每天上班都先得等这些爪牙进去。这些爪牙有的穿着黃大褂，有的穿着藍大褂。穿黃大褂的是大工头（Number one），工人们叫他“南脖丸”；穿藍大褂的是二工头（Number two），工人们叫他“藍脖兔”。等他們都上了楼，支架好了，工人们这才能往車間走。

車間是一排排的工作台，工人面对面坐着打蛋。为了便于監視工人，在車間的一头，半悬空搭了个小閣楼，坐在上边能看清全車間。工人们称它“监工楼”。这“监工楼”分为两层，第一层是英国人呆的地方，他們坐在上面一边吸烟、品茶，一面監視工人；第二层坐的是穿“黃袍”的大工头，他們高挽袖口，手持皮鞭，橫眉立目，杀气十足。在楼下的每排工作台前面，还站着穿“藍袍”的二工头，他們一手持棒，一手叉腰，怀里还揣着个戳子，真像是小鬼把門一样。只要誰一不注意，犯了他們的眼，哨声



这三棵槐树，便和那座《和記洋行》一起，成为英帝国主义
者剝削和压榨中国人民的見証。

外国資本家为了便
于監視工人，在車間的
一头，半悬空搭了个小
閣楼，坐在上边能看清
全車間。工人們 称它
“监工楼”。



一响，用手一指誰，誰就算倒霉了，不是打就是罰。有一次一个叫董桂兰的女工，快到下班的时候，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刚把腰直了直，喘了一口大气，誰知被他們看見了。一陣哨子声，她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早被“藍袍”二头凶狠地把头发提了起来：

“把本拿出来！”二头凶声凶气地喊着。董桂兰顫抖着拿出了本子。“啪”的一声，二头在本子上盖了一个戳；这就是說，半天的活算白干了。董桂兰痛苦得流出了热泪。

童工齐淑芳因为个子矮，坐在工作台上离地一尺半。干一天活，双脚空的肿得像两个发面饅饅，一挨地比針扎的还痛。姐妹們看着她实在可怜，就搬了个破蛋箱子給她垫在脚下。誰知給英国洋毛子看見了。哨声一响，“藍袍”工头过来，一脚把箱子踢倒，齐淑芳一下子从工作台上摔下来，还没等她爬起来，她的本子早被“藍袍”搶去，“啪”地一下，盖上了戳，也扣去了半天工資。

罰扣工資这还算万幸，更殘暴的是將工人捆在院中的“英国槐”上毒打。这些事現在提起来还叫人心酸。有个名叫毕永生的工人，因为餓得实在受不了，吃了厂里两个鸡蛋，就被一个外号叫二馬鞭的警卫长綁在树上，一鞭子下去一条紫印，两鞭子下去两条血痕，沒头沒臉地打得遍体鳞伤，整整折腾了一天一夜，最后哄出厂外，不到两天就死了。烤蛋場工人毕凤鳴，也因为餓吃了点蛋粉，被綁在“英国槐”上毒打，整整一天，最后也被哄出厂去。洋毛子躺在树蔭底下的藤椅上，看着警卫和工头打工人，待

到工人要断气时，他們就像禽兽一样，四脚朝天地哈哈大笑起来。

像这样苦难的日子，一直熬到日本鬼子投降。人們心想，这下子可好了！誰知走了日本鬼，来了美国狼。美国兵用枪杆子給英国毛子撑腰。他們同样在槐树下为非作歹。这三棵“英国槐”亲眼看見美国兵是怎样无耻地把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拉进厕所輪奸的。日本鬼子、美国狼、英国洋毛子、国民党走狗穿的是一条褲子，換湯不換药。工人們漸漸懂得了这个道理，他們开始反抗了，以罢工、怠工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英国槐”一天天长大起来。它不但目睹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掠夺中国人民的海盜行径、日本鬼子“一打、二摔、三开除”和“抓劳工”的血腥罪行以及美国兵凌辱中国妇女的禽兽行为；而且，它們也亲眼看到了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对英、日、美帝国主义者和它們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无数次的斗争！它們的身上、根上浸着中国工人的血水和泪水。它們是历史的见证！正像老工人于宝善說的：“現在，每当我們在树蔭下乘凉討論問題的时候，总是‘触景生情’，想起过去和現在的变化。”是啊！今天工人同志能够在“英国槐”下自由自在地討論生产的問題，讲革命故事，下棋、讀报、唱革命歌曲，这真是来之不易啊！要不是革命前輩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打跑了帝国主义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們哪能有現在的美滿生活呀！留着“英国槐”經常看看它，就会

永远不忘阶级的仇恨，记住过去的苦难生活。

所以，根据工人同志们的要求，工厂决定不砍掉这三棵“英国槐”，还在树身上钉了一块“想过去、厂史纪念碑”的木碑，写明它的来由和经历，以此作为向全厂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激励革命斗志的教材。

罪恶的搜身制

邱 鳴

当你每天上下班走过这条道路，
可曾知它上面有多少眼泪凝成的痛苦？
当你每天上下班走过这个門口，
可曾知它上面有多少鮮血鑄成的冤仇？

許多飽經風霜的老工人都知道，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咱們劳动人民过的是多么悲惨和痛苦的日子！那些穷凶极恶的强盜和吸血鬼們，他們整天挖空心思地想尽一切办法来折磨工人，就是在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在工厂的門口，他們还要一天两次地糟踏和凌辱你一番：

——这就是罪恶的搜身制。

現在的年輕一代，可能“像看奇怪事物似地看資本主义制度时代的文件和紀念品”一样，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工人出入工厂的时候，还要进行搜身。但是，在旧社会里，这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里就讓我們來看一看，老工人們回忆过去搜身的情況吧！

食品一厂老工人韓振英說：

“那时候，資本家根本不拿咱工人当人。資本家上班下班专有一个門；工人上下班得走另一个門，不管刮風下雪，还是雨淋日晒，也不管是男是女，一律得排成队，等着他們搜身。

“搜身的时候，工人們得把两只胳膊伸平，走到他們跟前，不能快，也不能慢。走快了，使劲将你拉回来；走慢了，就用力将你拖过去。”

棉紡四厂老工人韓玉春說：

“提起过去进工厂門口，簡直像是进鬼門关。那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里里外外地站了两三层：第一层是搜身把头；第二层是持枪的中国厂巡；第三层是提着馬刀的日本鬼子。不論那一层看你不順眼，你就甭想安安生生地过去。

“搜身的时候，不但要排好队，还得先把怀解开，女工还得解开褲带，然后钻过一个二尺多高像狗洞的小門，双手提着褲子让他們搜查。

“他們一边搜，还一边罵；从头到脚，从前心到后背沒有一处不給摸到。有时他还让你脫去鞋袜，赤脚站在結滿冰碴的水泥地上；有时还把你拖到‘閻王殿’（棉紡四厂工人称資本家拷打、监禁工人的房子）里，把你身上扒得精光……。”

請想一想：

这跟对待战俘有什么区别？

这跟对待囚犯有什么两样？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对工人进行搜身的时候，他们还常常拿工人的眼泪和痛苦来寻欢作乐，以发泄他们的兽性。

譬如，他们在搜身时，看到哪个男工戴了一顶草帽，便伸过手去，使劲一捏，把它捏得七零八碎；看到哪个女工扎了一条白色头巾，便故意给你扯在污黑的泥里。

有时，他们硬说你棉衣里的棉花是他们的，逼着你把好好的棉衣撕破扯乱！有时，他们硬说你带的窝窝头里，有“危险东西”，逼着你把自己一天的干粮，掰得粉碎！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有时发现那个女工怀孕，先叫做双脚跳，然后才开除你。有时随便找一点借口，硬叫年轻的女工当着众人的面，在这工厂门口，脱去身上的裤子！你流眼泪，他看着狞笑。有许多工人姊妹，由于忍受不住这样的污辱，有的抱病不起，有的走上绝路！

要是你上班时，一时不慎，真的带了一根火柴或半截烟卷，那你的生命就难以保全：不是被活活打死；便是被生生埋掉。当时，真不知有多少阶级弟兄，像这样因一时疏忽而死于非命啊！

要是你下班时，带了工厂一点东西，那也要大祸临头。食品一厂工人齐占亭，因拿了两个烂水果，想带回家给病人吃，便被捆在门口铁栏杆上，打得死去活来。

棉纺二厂工人夏桐贵，因拿了一点棉布，便被日本鬼

子捆在长凳子上。先是用四个小木棍夹两个中指，接着由一个日本鬼子，站在他两腿上面，用一根大粗棒子，使劲往他肚子上捣。連續两下，夏桐貴便痛得暈了过去。从此，身体全垮了，两耳也落了殘。

还有棉紡四厂女工魏小妹，因帶了一点棉綫，便被他們拖到“閻王殿”里，脫去全身衣服，用碗口粗的水龙头，向肚子里灌凉水。可怜这位年紀輕輕的女工，回家后不久，便飲恨死去。

看了这些仇、这些恨、这些血、这些泪，我們革命的后代，工人的子弟，难道能不动心？难道能够忘記嗎？

或許，有的青年会这样想：如果上班时不帶“违禁东西”，下班时不帶工厂东西，岂不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嗎？其实不然。別說生活的煎迫，有时逼得你不得不挺而走險，即使你甘心忍辱受气，他們也不会让你好好的活着。童工魏淑珍的一段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那年，魏淑珍才十一岁，便进了天津万松洋行学徒。这个洋行是日本帝国主义办的。工人们整天受着日本鬼子和把头的气。有一天，那个搜身的把头馬大姑，把她叫到沒人的地方对她說：

“你每天得給我偷綫，我搜你腰，別人不会知道。要是你不偷，我跟日本人一說，准开除你！”

魏淑珍年紀小，害怕被开除了家里母亲沒人养活，就每天給这个把头偷綫，并給帶到牆子河大桥的下面，等这